



詞
天度我生暮
自由花婢

T 惕

1915

民國六年八月再版

二之稿叢生我虛天
印翻准不權有作著

著作者 天虛我生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分售處 各大書莊

上海新開路二千零六十一號
電話一三三三三
中華圖書館
上海佛盛街中五百十六號
電話三四五九號

自由花彈詞
每部一册
定價大洋三角

自由花彈詞序

予在髫齡時。恆與閨中姊妹讀再生緣天雨花等彈詞。竊嘗嫌其平仄不調。而押韵處尤復羼雜土音。不可爲訓。曾發宏願。欲一二糾而正之。吾母笑曰。黃口兒。纔辨四聲。卽喜掉舌。詆毀古人。汝蓋不知著畫之難也。說部之類。各有所長。未可概論。若果求全責備。雖聖經賢傳亦多可以指摘之處。况乎彈詞。夫彈詞之體例多矣。或用科白。或用說白。或用七言韵語。自首至尾。不夾一白。大抵興之所至。筆卽隨之。初不拘拘於聲韵。若以嚴格繩之。則說白當數紅樓。詞采當數西廂。苟能以紅樓之說白。西廂之詞采。融治一爐。著爲彈詞。而平仄順序。聲韻句法。一絲不亂。是誠足以彌古人之缺憾矣。特是世無作者。其孰能之。時予方以才氣自負。則立應之曰。兒不敏。雖曰未能。願學焉。退而握管構思。閱十日成瀟湘影彈詞十六折。以獻吾母。蓋演拳團擾亂時。

事而以紅樓之後輩托爲書中人物。寫景敍情。固於彈詞中別開生面者也。吾母乃大喜語諸姊妹。謂足以當學詩之初步。由是予遂專意於小說之學。馴至於今成稿凡一百二十七種。惟彈詞則僅瀟湘影一種而已。會王君鈍根方主自由談筆政來函論近世說部體例。自以偵探及言情兩種爲最流行品。作者雖衆。惜無能譜彈詞者。吾子夙擅音律。盍取新理想而用舊體例。以成一種閨閣中歡迎之小說歟。予因結想經旬。默體一般閨秀之心理。以及新社會種種不可思議之事實。運吾腦系。發吾性靈。左置一燈。右執一管。而以三絃拍板之屬。羅置於前。設身爲紅樓中之女先兒。秉承吾母之遺訓。乃以紅樓說白。西廂詞采。演此一篇。雖不能媲美於紅樓西廂。然以較之。再。生緣天雨花之類。要不致有平仄不調。失腔出韵之嫌。且予以爲彈詞者。實爲詞章之一種。其中句法。大都爲清平調及漁歌子小秦王之連續體。其於。

中間偶嵌三字句。以搖曳生姿者。則鷓鴣天也。其於尾聲。加一句以協韵者。則浣溪紗也。明乎此。則不但於學詩有益。且足以爲填詞之津梁。而點綴情景之處。尤足以當詩學含英之用。凡吾閨中姊妹讀此。吾敢保其不一月而能作絕詩填小令矣。惜吾姊妹已多星散。或嫁。或死。不及一讀吾書。而吾母墓木且拱。雖捧誦於塋廬之前。亦不能起九泉。而博其一笑。撫今思昔。能無泣然。吾書已經申報披露一過。在理。當以原稿付之字簏。不當再以灾梨。惟吾半生著述。成彈詞者僅二疊。作瀟湘影。既刊於吾母未死。吾姊妹未嫁之前。猶得一二賞音。可以無憾。今此一篇。未嘗得一知己。故亟刊之。以供評隲。且以告慰於吾母。亦以驕吾已嫁之姊妹焉。書例不可無序。故述緣起如右。

時丙辰端陽前七日。天虛我生自誌於海上寓廬。

自由花彈詞目錄

- | | |
|-----|----|
| 第一回 | 聘師 |
| 第二回 | 勸女 |
| 第三回 | 入學 |
| 第四回 | 央媒 |
| 第五回 | 投契 |
| 第六回 | 設計 |
| 第七回 | 尋親 |
| 第八回 | 破疑 |
| 第九回 | 遭魔 |
| 第十回 | 被劫 |

- | | |
|------|----|
| 第十一回 | 冤控 |
| 第十二回 | 愈錯 |
| 第十三回 | 探穆 |
| 第十四回 | 捉青 |
| 第十五回 | 喜聚 |
| 第十六回 | 移情 |
| 第十七回 | 賺嫁 |
| 第十八回 | 試蘭 |
| 第十九回 | 轉賺 |
| 第二十回 | 笑圓 |

自由花彈詞

天虛我生著

第一回 聘師

列位 可曉得（唱）女兒家爲甚到及笄時。他在那閨中便似癡。不爲惜花慵起早。豈因愛月夜眠遲。若說是懷春女子應該有。也沒個吉士風流竟誘之。不出閨門媚母訓。却教他何處惹相思。心裏事。我能知。怕則怕錯被紅牽一縷絲。他爹娘縱說把親生愛。却只是事到其間也沒主持。不問男兒真性格。但憑媒妁論家私。女兒家最怕是終身誤。怎不許父母跟前贊一辭。幸有我說書人能體惜。編做個自由花小說演南詞。

（白）話說姑蘇城裏有一位小姐名叫儼簫。他父親秦慕嘉先生乃是一位風人雅士。名滿江南。天生就的好一支畫筆。他夫人去世的時候。這位小姐。

方才七歲。虧得這秦老先生。能兼婦職。教養女兒。談詩學畫。不上幾年。居然成了個才女。姑蘇地方。沒一個不知道秦儼簫的名字。只是家無恒產。父女兩人。但靠筆墨爲生。倒也寫意。家中有一所小小的園林。內中有一角高樓。便是秦儼簫的妝閣。却是十分幽雅。鋪設得宜。淨几明窗。俗塵不到。每當月朗花明之際。這小姐便在樓上作畫。賽過個畫上的美人。你看……

(唱) 畫樓飛檻却臨池。樓上開窗作畫時。卷起湘簾飛燕子。拋荒水簾睡獨兒。綠陰一片清逾水。如豆青梅已滿枝。獨有一窗花影子。伴他擁髻寫臘脂。他芳心坦白渾無事。只愛那手上生花筆一枝。
細數生平知己者。除非書畫與琴棋。

這日儼簫小姐正在作畫。却見那貼身的使女進來。叫聲小姐。儼簫方在出神入畫的時候。倒被他嚇了一跳。回轉頭來。見是小婢玉梅。因道。你來何幹。

那簾外的鸚哥可曾飼過池中的魚子可有長些你不去幹你的正經却來擾我清興玉梅笑道小姐你且莫問這些我方纔從老相公那裏去來教我告知小姐一樁好事儻簫詫異道有什麼好事玉梅道只因小姐是

才名藉藉萬人知壓倒鬚眉此一時難得个憐才楊學士虛將左席請爲師

儻簫笑道敢是誰家請我去做教讀先生嗎那種猢猻王我却不願意做玉梅道不是乃是本地紳士楊若華相公家裏新開了個女子學校要請一位教習知道小姐不但中學淹通並且曉得東西文字圖畫女工更不必說算得一位完全師範因此來與老相公商量每月送六十兩的脩金老相公已經受了關書着我先來告知小姐少頃老相公也便到來與小姐接洽儻簫笑道原來如此這也算得什麼好事他想把六十兩銀子買你小姐去充當

奴婢可不也小覷了人。玉梅你想我呵。

一生衣食料無虧。憑仗這生花筆一枝。何必依人籬下去。買將憔悴費心思。我平生不慣趨災態。他金谷銅山我不知。原是自由花。一朶不禁風雨略相欺。况如今女界昏沈久。便去做震旦的晨鐘。亦已遲。還是守株安我素。似這等牢籠圈套願相辭。玉梅聽說微

微笑。說小姐胸襟亦太奇。同在一鄉非遠道。依然朝夕好舞萊衣。何妨且受先生饌。聊補承歡菽水資。未必便賢勞無寸晷。得閒仍可做畫中詩。與其在綠窗深鎖尋愁悶。憔悴芳容只鏡知。舉步總防人管束。回頭還怕鬼猜疑。雖然道是閨門訓。也算慚愧天生作女兒。

儻簫聽了不禁笑道。據你說來。女兒家便該怎樣。玉梅道。小姐聰明絕世。倒

反問起我來。我想一個人不幸做了女兒。做不得十分大的事業。但是從古算來。那秦良玉。花木蘭。一流人物。也會轟轟烈烈做番大事。我輩縱不能彀學他那樣。但如小姐的人才資格。也不該甘於雌伏。竟讓雄飛。我看小姐的心思。不但無意功名。並且甘居落拓。把天付與一種自由權利。消滅到無影無蹤。平日裏散步園林。寄情詩賦。老相公也要從旁干預。雖說是家庭教育。應當如此。但只小姐的身心。便像个樊籠鸚鵡。如今有這機會。要是我做了小姐。我便趁此時機。收復我那自由權利。做一個完全的人格。豈不是好。那玉梅正說的滔滔不絕。却不道這位小姐的見識更高。他是

聞言忍不住笑嗤嗤。說小婢的心腸畢竟癡。祇曉得空言無實際。居然滿口是名詞。你怎知世局今非昔。不是風雲際會時。饒你有才。無用處。弓旌從不到蛾眉。便教我做秦良玉。少不得也有人冤。

舉叛旗。你不看去年秋瑾事。可不是欲圖幸福禍先隨。我生平閱歷雖云淺。早識得時局如今似亂棋。幾輩城狐和社鼠。假公其實是營私。學堂祇具个空名目。要不過游手的男兒暫寄枝。豈有真心開教化。無非糊口暫支持。我早說無才女子方爲福。省得个百慮千愁苦費思。但只要女工能自給。又何須飽暖倚男兒。所以我從來不望乘龍婿。省多少氣惱愁煩與是非。說什麼椿堂專制我。只因是世情參透便忘機。十年不字尋常有。便此終身亦不奇。何苦自尋煩惱去。做先生也要受主人羈。我和你本來宗旨相違背。只些個無補空言莫對我提。玉梅聽罷難爲答。也只好一笑從容出繡幃。步下玉梯閒納悶。倚闌干無語對斜暉。自憐命薄居人下。禁不得念及終身淚染衣。却值秦公花外過。見玉梅如此費驚。

疑。

呀。玉梅。你爲了何事。在此掩泣。

玉梅聞語斂羅衣道。小婢無知莫見嗤。因奉相公傳命去。到深閨說與主人知。爭知小姐心情僻。不願去人前做女子師。

秦慕嘉道。這個也就罷了。干你甚事。值得啼泣。玉梅道。我想人生在世。誰不望個出頭日子。小姐是有老相公。在且有一身本領。不愁凍餒。如我玉梅呵。

自從生小寄人籬。聊免飢寒也得福。知略識之。無蒙教誨。但只是困而不學。總非宜。若然小姐爲師去。我也得負笈相從。旦夕依傍。學成能自給。也省得相公小姐費心機。那時我便把夫人學少不得文福雙修。一樣齊。無奈身心非我主。因此上。自憐生世偶吁歎。

慕嘉聽說。不禁呵呵大笑起來道。玉梅。你果然有此志向。我便送你去。若華

學校如何。玉梅道：這便是小婢一生幸福。老相公請上客，小婢叩謝成人之德。那玉梅說了這句，早已拜倒塵埃。秦慕嘉道：不消如此，你且去和小姐講明，我便到若華府上替你具下願書，報名入學。但是不可有始無終，中途作弊的呢。玉梅道：這是小婢自家願學，又不是老相公強迫我的。怎肯自暴自棄，便那學費繕金，小婢也自家願意，把些簪珥釵環換了繳納。慕嘉道：那到不消如此。玉梅道：小婢爲勉勵自家起見，決不願再要老相公費心，務求老相公曲體愚忱，許我則個慕嘉見他如此，也就點頭笑諾道：果是可兒，我便此時去到楊府與你報名罷了。

秦公歡喜下堦墀，回到書房換了衣，趁着夕陽天色好，呼僮懷刺步行隨，出門不扣雙環獸，吩咐藤花爲掩扉，正是清和剛四月。
陌頭楊柳綠依依，緣谿一路花迎笑，灌木沿山鳥亂啼，繞過城南。

芳草路。等閒踏碎落花泥。暫拋主僕同行去。且把楊家事略提。
列位可曉得這楊若華是個何等人物。他立起這個女子學校。又是何等居
心。在下不說。列位那裏明白。現在聽我道來。哪……

若華本是個小軍機。纔向年前解組歸。堂上龍鍾還有母。膝前鳥
哺却無兒。夫人陸氏嫋詩禮。便與螟蛉寄一枝。此位郎公風雅甚。
文章丰貌兩無疵。夫人視若親生子。也是計聽言從事事依。祖
母高年尤愛惜。含飴情重過萊衣。郎公一表原非俗。但不過惹草
粘花一念邪。舉宅丫環皆妾媵。滿城桃李盡夫妻。却嫌才貌難兼
得。還少個專房與並棲。他鬼計多端開女學。無非是安排珊瑚網。
西施勞計畫。費躊躇。待手種名花一萬枝。聞說儻簫才貌好。
願將重幣聘爲師。若然真把關書退。可不是枉費心機氣壞了伊。

不識秦公來到此。這邊心事可曾知。說書人此刻喉間渴。且索葡萄一卮。四座勿喧停片刻。再調絃索續新詞。

第二回 勸女

列位前一回書中不會講出那楊公子的名字。並不是說書人含混。只因這位公子的名字實在取得奇怪。叫做世空兩字。我先則還道是四大皆空的四空。那裏曉得他是目空一世的世空。他的取義說來倒也有些見識。他說世界上本來是空空的。並沒有一件物事。不要說天上的日月星辰風雲雨露。是空的就是地下的山川草木人物禽獸也沒有一件不是空的。人家問他說。你講天上的物事是空的。倒也不去管他。怎麼地下的山川草木人物禽獸也說是空的。豈不怪誕。他說你們這些人的見識實在太小。和你們細講不來。總而言之。天下世界的物事除了一個人的心以外。便沒有物事。你